

N学 养

宁夏地名遗韵

宁夏的“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天下雄关——嘉峪关部队调往宝鸡工作。河西戈壁空旷无垠,秦川西府钟灵毓秀,岗位转换,一切都在新鲜中开始。我们去宁夏调研,途中兼看地形。尽管已做功课,但沿途以“营”命名的地名,仍然使我颇为迷茫。

我们一行过固原古城,已是午时,决定在“三营”休息、野餐。听人讲述地名来由,我方知沿途好多地名以“营”命名。原来“三营”不是部队驻地,而曾是宋朝守军营地。

是夜难寐,温习功课,固原历史上驻军营地的来历,宋军屡战屡败的战史,又一次激起我悲摧的心浪。

追溯历史,宋朝设置镇戍军,治所就在今宁夏固原。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此地爆发宋夏战争,和议后,宋朝设立榷场,与当时西北王朝互市。之后,固原沿交通要道不少地名以驻军兵营的番号命名,如“头营”“三营”“七营”等。北宋后期,双方再次交战,宋朝失利,消息传至今之延安,时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的范仲淹百感交集,悲愤交加,挥毫疾书,写就千古词阙《渔家傲·秋思》,倾诉自己的悲怆心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时间再往后推移数十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出,灭亡曾经战胜北宋军队,雄踞河套、河西走廊189年之久的西北王朝;又过半个世纪,元军南下,推翻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政权,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风雨难洗伤痕,沧桑不灭悲情。北宋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登峰造极,但是武备懈怠。时代变迁,物换星移,这些以“营”命名的地名仍然留存下来,因农民犁地而重见天日的箭镞、盔甲等,依稀记载着当年的历史烟尘。

宁夏的“山”

提起宁夏的山,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横亘宁夏西北的贺兰山,随着穿山隧道的延伸,崎岖山路变坦途。

宁夏的地形地貌分布,宛若汉字中的“水”字,飞龙走势,一笔写就,黄河自西南出东北,就是水字中间的竖沟流经全区;六盘山点缀于东南,贺兰山静卧于西北。

我初识六盘山,始于中学时代课本上一阙《清平乐·六盘山》,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实地乘车翻越了六盘山。

每次去甘肃,都要翻越六盘山,会在毛泽东主席诗词纪念碑前吟读诗词,缅怀长征。一次,上到山顶,同行者饱含深情地诵读《清平乐·六盘山》,感受伟人豪气与诗人豪情迸发的千古绝唱红军百折不屈、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义无反顾地迎着希望的曙光,向着陕北根据地,向着抗日前线进军,翻越长征中最后一

N灵 犀

水,可谓至清至柔之物,它无色无味,晶莹剔透,以一种流动的形态呈现。它无处不在,亦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据科学家研究发现,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1500毫升的水,才能得以延续生命。君不见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浩浩荡荡的长江,哺育华夏儿女,也正因为拥有充足的水源,我们在这个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国度,过着美好的生活。

水,世间最明净温润的精灵。它清清淡淡,朴实无华;它无欲无求,冰心一片,却敢于奉献自己,让大地焕发生机,给予花木以滋养,为鱼儿提供必要的补给……水有着坦荡的胸襟,豁达的气度,在我看来它追求的就是一种不计得失、甘以平凡居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境界。

水,极具柔顺性和塑造性。倘若你将它倒入墨水瓶,定会与墨汁浑然交融;将它放置于一个碗中,它则为圆形碗状结构;而当你将其汇入江河大海间,它随即摇身一变,展示的是另一番情景——波涛汹涌、广袤无垠。水溶万物,在任何时候,它是生物不可或缺的资源,总是这般的默默无闻、温柔敦厚。不过,水并未总是文弱的,其禀赋虽轻柔,却能以柔克刚,水滴石穿就是它创下的奇迹,持之以恒地隐忍坚持,不卑不亢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只为有朝一日守得云开见月明。

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话:“上善若水”,水的品性至善至德,博大精深、简单、睿智、坚韧、隽永。从这句成语中,我们又该如何学着成为一位“上善之人”呢?或许就须心保持清澈透亮,像水一样的质朴,如水一样的纯洁;平日待人处事,如水一样大智若愚,似水一样明月入怀。感谢古人遗留给后代如此深刻的精神财富,虽然光阴辗转数千年,但今日的我们读之,仍然受益匪浅。

宁夏的地名奇特,营、山、水、井……这些亲切、情深的地名,是对历史的记忆,对心灵的涤荡,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间还镌刻着军人责任,浸润着军民情愫,使人意兴盎然,引人浮想沉思,令人永志回眸。

道天险大山的场景再现在眼前。

我们不妨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1935年10月初,国民党军一方面调集重兵“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另一方面在六盘山一带排兵布阵,设立防线,妄图堵击红军长征。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佯攻天水,示行于东,尔后出敌不意,掉头北进,攻克通渭城,进入平凉、固原。1935年10月7日,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击败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翻越六盘山。之后,长驱直入,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六盘山成为中华儿女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高地”。肖华将军在《长征组歌——到吴起镇》中写道:“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骑。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根据地。”

2018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和友人一行重上六盘山,在山巅赏读一代伟人气贯长虹的诗词。是时,似乎《清平乐·六盘山》的湘音响彻长空:“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纪念碑和毛泽东主席诗词碑刻,无疑是对往昔既苦难又高光的峥嵘岁月的回眸与挽留,是一种守望、坚持与寄托,打开了我心灵的开关,仿佛被诗词牵引着,沿着时空隧道飞向红军长征的年代,飞向革命的圣地延安……此时此刻,烦恼情绪随之安定,不如意的躁动被猎猎西风抚平。

时过境迁,《清平乐·六盘山》之魂犹在,韵律弥新,似美酒醇香,如春风拂面,犹灵丹醍醐,不仅使我陶醉,而且洗礼着我的胸怀,激荡着我的梦想。

仁立伟人和英雄的红军战士,昔日徒步穿越山巅的精神地标之处,仰望长空,蓝天高阔,白云清朗,南飞的大雁仍然展翅翱翔。六盘山,这座英雄之山,又一次收藏在我的心底,不时地闪现,唤起我辈不登临“长城”关隘绝非英雄的豪迈之气!仿佛,六盘山雄峰再拔,烈烈西风漫卷着红旗……历史启迪人们,今天,明天,乃至今后行进的历史长河中,只要有红军长征精神,就没有翻越不了的高峰险峻!

宁夏的“水”

天下黄河富宁夏。在外地人眼里,似乎宁夏是不缺水的沃庶之地。事实上,宁夏南部山区缺水状况有地名证实。在苦甲天下的“西海

固”,缺水居致贫困原因之首。当年,我真正地感受到了当地群众想水、盼水之苦楚,生活视水若油之苦涩,干旱土地之苦焦,祖祖辈辈不息奋斗之苦志。

车子在固原往银川方向急速前行,“喊叫水”“苦叫水”“一碗泉”……路标上与水有关的地名,迎面而来,映入眼帘。殊不知,中国西部的地名,一系是纪念物之丰富,地之形状,民之姓氏。另一系则以稀缺之物命名,是住民内心深处感受的反映,祈求期盼心愿的宣示。

历史上,宁夏南部山区依靠土制水窖,夏天收雨水,冬天收积雪存水,供人畜饮用,每逢干旱,用水之苦不言而喻,先人们就用“喊叫”“苦叫”珍贵之水命名地名。水贵如油,流传着千百年来求水、盼水的典故,民间有来往过路人给饭吃,不给水喝的传说。

我刚入伍时在宁夏驻军服役,学习民族政策,明确用水纪律,野营拉练、驻训,不与群众争水,不污染村庄水窖周围雨水流经地和雪地的雪,成为戒律,这“三不”一直伴随着我的军旅生涯。当年,部队进入缺水地区拉练,自备水车,连队号召官兵早晚不洗脸,把节约下来的水送给群众。

上世纪90年代,原兰州军区展开百井扶贫宏图,宁夏军区给水工程团担负着找水、打井任务。这个团的官兵历时三年,克服诸多难题,夜以继日,百井扶贫项目圆满完成,一口口水井成为山区群众的救命之水,致富之泉。每口井打成出水后,村里的老人们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掀起哗啦啦流出的井水,送入口中,眼泪扑簌簌滴入水中,和着井水流进千家万户的水窖。这甘甜的井水,浇灌着群众心中的拥军之花,一朵朵“双拥花蕊”在干涸的山区绽放了!一口口水井既有家国情怀,也体现着军人的奉献,被当地群众视为甘霖。

宁夏南部山区,不仅仅盛开着打井拥政爱民之花,还结出了福建省支援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扶贫之果,一个新的地名——宁夏“闽宁镇”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宁夏南部山区西吉、海原两县的1000多户群众,搬迁到永宁县境内,建立玉泉营、玉海经济开发区。之后,闽宁两省区共同擘画,建设移民示范区,新区被命名为“闽宁村”。后来,以原闽宁经济开发区设立闽宁镇。从此,山区的群众告别了祖祖辈辈为人畜饮水而犯愁的历史,黄河之水滋润着群众盼水的心田,流进移民村新开发的农田。

故地重游,环境变样,居民颜开,新风扑面。改造水窖,引黄供水,移民搬迁,土壤涵养,植被增多,当地村民祖辈“喊叫水”“苦叫水”的历史在新的时代终结,富裕美丽

乡村点缀山区。

宁夏的“井”

宁夏的井除了水井,还有炭井。在银川乘火车,就会发现,宁夏不仅有石炭井的地名,而且有专线铁路通往石炭井这个神秘的地方。

现在已经并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地处贺兰山腹地。贺兰山为银川平原天然之屏障,山中有一地区蒙语称之为“上迭里口”,意为“产石炭的地方”。后来,前来挖煤的人渐多,称为“石炭沟”,上世纪40年代命名为石炭井。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石炭井已成为新兴的煤炭工业区,并因出产“太西煤”而享誉中外。

太西煤被誉为宁夏的“黑宝”,在国际上被称之为“煤中之王”。这种优质无烟煤属珍稀煤种,具有低灰、低硫、低磷、高发热等优良品性,是国际市场上卖价最高和最抢手的煤种。历史上开矿采煤,是靠人工掘进——打井至煤层,然后采取。随着科技进步,开矿采煤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煤矿称井的历史一去不返。

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宁夏煤炭能源转化走在全国前列。站立贺兰山高地,举目东眺,黄河东岸一座座现代化的煤化工厂房崛起,气势磅礴……清晨,乘车由东向西在高速公路上行进,驰过园区眼前一亮,沐浴着朝霞的宁东煤能转化的现代化厂区鳞次栉比,别致有韵,气势非凡……夜晚,伴着黄河涛声的机器轰鸣声柔和地飘向远方,彩灯、厂房标高灯闪烁,交相辉映,谁能想象曾几何时,这里还是飞沙走石的戈壁荒漠……现代化工业与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相辅相成,环境优美,魅力独特,夏秋季节,在飞机降落盘旋时俯视,涛涛黄河、盈盈湖水、葳蕤湿地、氤氲烟霞、金色沙地、绿色田野,还有宁夏高亢、悠长、爽朗的“花儿”韵律,与堪比公园的厂区相伴,诗情画意令人沉醉。

唐代诗人王维曾吟:“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我对这方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青睐有加。

石炭井地区不仅自然资源丰富宝贵,而且在上世纪初、中叶,驻军部队还培育出了闻名遐迩的“贺兰山精神”。驻军官兵在坑道工事建设中,用铁锤、钢钎等原始工具,每天“挖山不止”。几代官兵以共和国军人的忠诚,不负韶华,铸成了贺兰山钢墙铁壁般的屏障。如今,部队在石炭井地区作战、国防工事建设中培育出的“贺兰山精神”,仍然在军营弘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矢志戍边卫国,也鞭策着地方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创新发展,拥军优属,合力建设美丽新家园。

往事越千年,鱼水情深,还看今朝。

作者简介:王世华,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青海诗词学会会员。曾获国家级优秀论文、散文奖。出版《探索与实践——王世华论文集》《铁马吟长——王世华诗歌散文集》等。

N且听风吟

诗词二首

□ 日辰车

五绝·致敬荣退同志

功业似征尘,
推窗满眼春。
山河扶盛世,
遥看九天巡。

长相思·长相思

非同桌,是同桌。
桌在人离对影说,
山高水涨活。
是同桌,非同桌。
怅惘茫茫难遇着,
几回把茶酌?

龙马梯田

□ 杨学洪

从不为贫瘠气馁
身躯里奔腾着龙马的豪迈
斧劈锄刨车推
撕下春夏秋冬的日历
一年又一年
一代又一代人掏出内心的火焰
在黄土地的高山上
扯起了黄色的飘带
春天里播下种子

八月
格桑花摇动着微风
一座又一座山梁穿上了绿裙子
还没有翩翩起舞
那涌动着的翠色波浪
早已锁住了我们的眼眸
阳光在绿波中奔跑
龙马梯田
枕着苍翠入梦
风拨动了绿色的琴弦
演奏着乡村振兴的凯歌



N意 趣

参观长沙炭河古镇,面对一件件从炭河里遗址挖掘出来的展品,尤其是看到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的四羊方尊和人面方鼎的3D模型时,我被商朝晚期文明的奢华深深震撼。

3000年前的先民,以鬼斧神工的铸造工艺和至尊气象浇铸出代表中华民族原始图腾的青铜器物,虽深埋于地下数载,岁月蒙尘,外表几呈缁黑,仍掩不住熠熠光辉。奢华,从来与色彩无关。

刘慈欣在《三体》里借助汪淼的体会说,越透明的东西越神秘,宇宙本身就是透明的,只要目力能及,你想看多远就看多远,但越看越神秘。这段话让人陷入沉思,大千世界常露端倪:丰厚内涵的表象往往是简单朴素的,博大精深的内核从来无须浮华绚丽的外表来渲染。

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用最拙朴简短的文字书写人生,孔子曾说“诗三百,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大道至简,大象无形。《诗经》中最奢华的婚礼呈现在《国风召南·鹊巢》一诗中,令人感慨的是场面如此恢弘、用度如此奢华的婚礼,竟然只用四十八个不着色彩的文字就描绘出来了: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这首诗用喜鹊来比喻新郎,用杜鹃来比喻新娘。新郎准备好了新房,就要迎接自己的新娘了。为了迎接新娘,新郎家中出动了上百辆装饰精美的彩车;新娘家里的仪式,一点也不逊色于新郎,也有上百辆精美的彩车,送自己的女儿出嫁。
儿时跟着母亲上山采蘑菇,母亲指着那些色泽艳丽的蘑菇对我说,那些是不能食用的有毒蘑菇,它们招摇的外表往往吸引人去采摘,而那些错误是致命的。而素净的蘑菇,它们具有食品厚厚的芳香,馈赠给我们一顿“奢华”的大餐。

没有色彩的纷扰,我们更能专注地直抵事物的本源。《三体》中长老开解魏成时说:“空不是无,空是一种存在,你得用空这种存在填满自己。”可见,睿智的目光从来都是透过表象,洞悉内核。也只有触摸内核,才能体会到那种惊心动魄的奢华。

电影《海上钢琴师》最后的那段对白让人心生戚戚,“偌大的城市,绵延无尽。并非我眼见的让我停住了脚步,而是我所看不见的。”

聪明人从来不囿于外观的色彩,他们总能透过不起眼的表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那些本质的东西最能在人内心激起阵阵波澜,好一顿精神的奢华盛宴。

低调的「奢华」

□ 王丕立

山川
冯建吴